

管桦

龙争虎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龙争虎斗

管桦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：李裕康

封面设计：沈云瑞

龙 争 虎 斗

管 桦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22.5印张 2插页 477千字

1993年1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000册 定价11.80元

ISBN 7-5006-1197-8/I·278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视野开阔、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，生动地描绘了我国华北将军河地区军民团结抗日的历史画卷。作者站在俯瞰历史的高度，以敌后战场作为描写重点，兼及正面战场的敌我对抗，同时揭示了蒋汪的合流和冲突、侵华日军高级将领家族成员之间军国主义和反战思想的矛盾和碰撞。作品又以中国的抗日战争为轴心，将笔墨辐射到欧亚两大战场，形象地描绘了敌对各国明暗交替的外交活动、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血肉横飞的军事拚杀，以及日本御前内阁会议上主战、主和策略的尖锐相争。小说以一系列紧张、曲折、惊险的情节，展示了人类社会善与恶的厮杀、文明与野蛮的苦斗，还有对人生的深刻思索、对爱情的热烈追求、对命运的奋力抗争。作品语言生动、诙谐，时有哲理的议论、幽默的讽刺，富有华北地区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第一章

萧云铃比春凤小几岁，细瘦的身材却比春凤略高些。油黑光滑的辫子上扎着鲜艳的红头绳儿，靠鬓边插着一朵紫色小花。一身白地儿浅蓝洒花裤褂。一双新的绣着两只蝴蝶的花鞋。哥哥萧云龙的双眼皮像父亲，而她的单眼皮却像母亲，眼睛是细长的，在她那配上一根俊俏的鼻子和两片红润嘴唇的鹅蛋形脸上，显得清秀而又妩媚。尤其是脑门儿上留着齐额的发穗儿下面，眉心里那一颗胎里带来的豆粒大的一点胭痣愈加俏丽。她到了那种可爱的年岁：要说她是孩子，却已经是少女；要说是少女，她还是孩子。男孩子们见了自然人人喜欢，少不得甜言蜜语地献点小殷勤。这位天真的女孩子生来快活爱笑，少不得对人家瞧瞧，朝人家笑笑；人家就说她飞眼传情了，由不得更亲近点儿。她从小爱听故事。去世的老祖母把肚里那些陈谷子、烂芝麻翻过来掉过去地讲，她也听不够。龙虎村自从温小玉成了讲故事的能手以后，她是最热心、最忠实的听众。别人向她献殷勤，她向温小玉献殷勤。妈妈做酱炒豆子，她准得装上一口袋，偷偷地掏给温小玉吃。夜里睡觉，闭上眼睛想着温小玉，睁开眼睛还是想着温小玉，就像着了魔一样。勉强睡一会儿，听有人说话，一骨碌坐起来，愣怔起眼睛，隔着窗问道：“是温小玉来了吧？”再定定神，原来是古佩雄同哥哥萧云龙在院里说话。等到白天同温

小玉到了一块儿，就像看见自己的魂灵儿似的，眉开眼笑，一叠连声叫着：“趁这工夫，还没派你的差，先讲一段！”

温小玉像个讲经说法的师父，盘腿儿坐在炕上，拉开嗓门儿开讲的时候，云铃儿一手托着下巴颏儿，眼瞅着他，兴奋地微笑着。

母亲觉察到女儿的情态，感到心里不安，便忍不住说话了。

一天晚上，云铃娘正在灯下拣豆粒，准备泡二升豆子磨豆腐，忽听一阵奔跑的脚步声。门帘子忽拉飘起，灯火跳了几跳，云铃儿兴高采烈地奔进来，脸上泛着红光，把眼在屋里扫了一遍，自言自语地叨念着：

“咦？他们说温小玉在家等我吗？”

妈妈知道天真的女儿被人逗趣儿了。她见女儿转身要走，叫声：

“你给我回来！”

云铃儿在灯下审视着妈妈的脸色，惊讶地瞪着眼睛，猜测着妈妈生气的原因。又听一声命令：

“过来！老实地坐这儿。听我有话说！”

云铃儿的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，蹑悄悄坐在妈妈身边。

“你听着！爱听温小玉说书我不管，”妈妈装出怒容，瞪了女儿一眼，“要是想到别的上头去，仔细你的皮！你才多大？温小玉家里一亩地都没有，将来叫他把你娶过去，两个肩膀头子扛着两张嘴喝西北风？”

“妈妈，”云铃儿听着母亲严厉的斥责和警告，把羞红的脸藏在母亲的衣襟里，两手抱着母亲笑起来了。

“谁说我要嫁他？”女儿带着天真活泼的笑声嚷着，把母亲抱得更紧了。“我一辈子不出嫁，一辈子都跟着你！”

“傻话！”母亲努力装出生气的样子，却隐藏不住脸上的笑容，“谁养活一个家棍儿老！”

“妈妈，是不是喜欢谁就得许配给谁呀？”

妈妈点点头。

云铃儿从妈妈怀里抬起头来，搬动着染了红指甲的手指头，抿嘴儿笑着说：

“头一个我喜欢妈妈、爸爸、哥哥，还有老团首、梅姐姐、古佩雄、牛贵、江怀、江汉、珊瑚、玛瑙、春风。全龙虎村除了台家大院那伙子白眼儿狼，我都喜欢！”

“不用和我滑马吊嘴儿，”妈妈笑着推开女儿，“你喜欢听书，我不嗔咎，可女孩儿家同男人在一块儿总得有个分寸，别叫人家说出闲话来！”

就在这同时，温小玉也正在挨妈妈的数落。

“那丫头会过日子吗？她喜欢听你说书，可娶了过来，两口子光靠说书活着？”妈妈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数落儿子。“你说，她听，十冬腊月不穿棉也不冷，不吃人间烟火也不饿，是不是？”她直问到儿子脸上。

温小玉带着羞怯的笑容，低声慢气地顶撞说：

“妈妈，这都是没影儿的事。全龙虎村人都爱听我说书，也不是云铃儿一个人哪！”

“还犟嘴，还犟嘴！”妈妈怒气未消，转身从炕上抄起笤帚疙瘩，“龙虎村人多嘴杂，你就不怕背地里嚼说？就算是一块儿抗日救国了，也该避嫌疑。常言说男女授受不亲，丫头小子们黑夜白日搅合在一块儿，叫老人们指后脖梗儿，不嫌碍碜！”

“老封建！”儿子嘟哝说，“我肚里没病不怕吃冷粥！”话没落音，妈妈已经手举着笤帚疙瘩奔过去，楞着眼睛问道，“你说什么

着？”吓得小伙子两手捂着脑袋，耸起肩膀，鲤鱼般跳到一边去了。

“我问你，还找不找那个小妖精？”妈妈紧逼不放，手里的笤帚疙瘩高悬在小伙子头上。“你说，还找不找那个小妖精？”

儿子起誓发愿说：再不找她讲故事了。妈妈才拉他坐下，款款地向他说：“等打走日本鬼子，妈给你说个随心的媳妇。找个年龄相当，能赴苦会过日子的，和我协同做个膀臂，也不孤独了。云铃儿那样的小丫头才几岁？人家哄着你给她说说些开心的笑话罢了。将来长大了该怎么样？谁家闺女不想找个财主羔子，穿绸裹缎，吃香的喝辣的，看得上你这穷小子？”妈妈说着，把手指在儿子脑门儿上狠狠地戳了一下。

可是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温小玉奔民兵队部，路过云铃家门口的时候，身不由己地拐进了篱笆门儿。

云铃儿刚洗刷过锅盆碗筷，正对着镜子梳理发辫，准备去找夏俊梅。昨天晚上商定的，今天跟夏俊梅到台家大院收军鞋。小温侯在院子里扬声问道：“龙德在家吗？”问了几声，没人答应，便来到堂屋；再问，还是没有人声。小伙子悄悄撩起门帘，探身往屋里瞧，只见一对窄细明亮、含着天真笑容的眼睛，一动不动地直望着他。两个人脸儿对脸儿的站在那里。羞怯和愉快的心情烧红了小伙子的脸蛋子。他被这女孩传染了似的，笑着问：

“叫了半天，你怎么不吱声？怎么，家里就你一个人？”

“哥哥同我爸我妈下地去了，”云铃儿说到这里，忽然高兴地跳着脚儿，拍了一下响巴掌儿，轻声说：“趁这工夫讲段鬼狐传吧！”

“别听这些，你听了一定会害怕，晚上连睡觉都不踏实。”

“讲吧，讲吧！白天讲鬼狐传我不害怕，晚上睡觉会睡得很

踏实；你要是不给我讲，晚上倒是睡不着。”云铃儿不由分说，把他掇到炕上，眨眼间，葵花籽儿、花生、炒爆花像暴雨一般哗啦啦地倒在小伙子面前。“不听故事我心里闷得慌！”她像温小玉一样盘着腿儿坐下身来。“吃吧，一边吃着一边讲。”

她的话和她的动作，分明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，但在小温侯的耳中和眼里，她的每个声音，她的嘴唇、眼色和情态，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。云铃儿捧着剥了皮的花生仁儿，鼓起嘴巴吹走粉红色的皮子，轻轻放在温小玉的手心里。小伙子一把抓住她那细小的手腕。她并不挣脱，那含笑的脸上羞怯地露出期待的神情。

“快讲啊？”她悄悄地用勉强听得出的声音说，并且无力地试着把手挣扎出来。“你讲不讲？”她改用威吓的口气说，飞了一个只有她那样年岁的女孩子才有的娇媚的眼风，来减低她说话的无礼。同时抽出手来，改变一下坐着的姿势，表示她已经在洗耳恭听了。就在这节骨眼儿上，闪进两个七八岁的男孩。铁头和三钻儿缩着小脖子，弓着背，蹑悄悄地一边往门后藏躲，一边向炕上的温小玉和云铃儿杀鸡抹脖使眼色，叫他们别声张。

云铃儿大睁着眼睛叫道：“人家这儿讲鬼狐传，你们来藏猫猫！我说过多少遍，别到屋里来玩儿，怎么没耳性！”

听这话，铁头和三钻儿喜的眉开眼笑，一面炮着蹶子往外跑，一面嘴里喊着：“快来呀！小温侯讲鬼狐传哪！”

孩子们一窝蜂地涌进屋里来了，热闹地说笑着，还往炕上爬，嘴里嚷着：“不听鬼狐传，我害怕……讲敬德访白袍……”“不，讲八路军大战平型关！……讲八路军捉特务。”“不，讲赵子龙大战长坂坡……”这些喊叫声互相被打断，互相被淹没。急得云铃儿直仰脖子长出气。又听一个声音叫道：

“听说温小玉说书，就知道你在这里！”

温小玉和云铃儿闪开眼睛，只见春风直似风吹的一般跑进屋来，冲着云铃儿拍了一下响巴掌儿：“不是说好今早到台家大院收军鞋去吗？怎么听书来了？”又把眼瞧着温小玉：“古佩雄找你半天了，王二糊糊硬说你同江怀、江汉一块儿出侦察去啦，闹了归齐，你躲在屋里，充孩子王讲鬼狐传！”说着把脚一跺，“还不快去呀！都在村公所哪！”

“云铃儿非拉着我讲一段不可嘛！”小温侯嘴里嘟哝着急忙跳下炕，飞快地离开屋子，顺着大街往村公所跑去。

村公所宽阔的里外两间屋子，充满着唱歌一般念账本和劈里巴拉的算盘声，响着嗓门儿高低粗细不同的人声。人们喊着、笑着、争辩着、喧嚷着，奇妙而模糊的声音像海潮一般轰响。来送信的，去换岗的，出侦察的，人们在屋里屋外穿梭似的来往着。声调不同的谈话声混在一起，没有一句话可以听得清清楚楚。里间屋，老团首古大鹏和高老严、张德元、吴春围坐在红木打的八仙桌边，为合理负担、二五减租查地亩账。算盘珠子在高老严粗大的手指下，银盘撒豆一般劈里巴拉响。吴春掀动着账本，鼻腔撇调高声念诵着户主和地亩。这些声音常常被老团首古大鹏打断：

“慢着，”老头子神色庄严地探过头去，大胡子铺散在账本上，把他粗硬的手指戳打着台荣候的名字。“大院庄南那块地不是五百三十亩吗？怎么这上头是三百三十亩？”他把疑问的目光望着吴春，“按实在亩数给他改过来！”老头子用毫不含糊的命令的语气说。

逢到这节骨眼儿上，吴春就忿怒地咒骂着台荣候和高海臣，仿佛大院的阴谋一概与他掌管账目的吴春无关。老团首眼看

他填补上那二百亩以后，便重新低下头，仄起耳朵，继续往下听。听着听着，猛抬头，又叫了一声：“慢着！”老头子把气得抖颤的手指，戳打着账本喊道：“卧牛地二百亩校产，怎么剩了一百亩？”

“你怎么啦？”老张德元喊道。他跳起来，愣怔起眼睛，还拍打着衣襟，“台荣候霸占校产，侵吞校款，你不知道？”忽然感到有人扯动他的褂子后襟儿，猛回头，见王二糊糊穿一身崭新的阴丹士林蓝布长衫，显然是刚从柜里翻找出来的，还清楚地留着皱褶，而且散发着浓烈的樟脑味儿。头上戴着顶端镶着个小红疙瘩的黑帽盔。老张德元一愣，连眉毛都吃惊得朝上耸起来了。“喝——”老头子一面上下打量着王二糊糊，大胡子里发出一声惊叹。

“德元大伯，”王二糊糊亲热地把老头子拉到一边，悄声说：“二五减租，合理负担，查地亩账，写写算算，我可是一点不比吴春差呀！”

“你以为扎裹起来，人们就看不出你肚里的下水啦？”老张德元指着桌上的账本儿，“那账已经够糊涂了，还要再加上一个糊涂？”

两间屋里的人们来了个哄堂大笑。王二糊糊窘住了。受到这样的对待，在他还是生平第一次，他脸上隐约浮起的一丝微笑蓦地消失了。他带着威严受到损伤的神气说：

“你们没听四外八庄的人们在背地里嚼说？龙虎村的王二糊糊一点不糊涂，文墨上的事儿，村里数一数二，怎么还在民兵里头混？”

他像那些擅长假造民意的政客一样，只顾在那里瞎白诌谎，没有听见外间屋喧嚣的人声中，忙忙跌跌跑进来的春凤在老团首古大鹏耳边不知说了些什么。只见整个脑袋笼罩在大叶烟

烟雾中的老团首古大鹏，做了一个手势打断王二糊糊的话，把脸转向高老严和吴春，命令说：

“去个人，拿账本儿跟着夏俊梅到台家大院收军鞋！”

高老严叫深知大院田亩的吴春去。吴春把手指着王二糊糊，向老团首递了个眼色说：

“这不是摆着一个没事儿的账房先生吗？”

古大鹏一句话也不说，眉毛上摺叠起三道皱纹，望着王二糊糊，不愿意地问：“你能行吗？”

“你就叫他去吧！”老张德元推了王二糊糊一把叫道，“夏俊梅打头阵，你听喝就是啦！”他带着笑声说。

王二糊糊听这话，惊慌地打量四周，向每一个角落张望着，好像给自己寻找退路似的。“我不去！”他用力甩动着手臂，喊叫着，“别处可以，台家我不去！”

“得了吧！”吴春用压倒一切的声音嚷着，“你小子昨天还提着一篮子樱桃去拍马屁，巴结候奶奶，怎么今天忽然又清高起来了？”

“我拍马屁，巴结候奶奶？”王二糊糊拍打着自己的屁股，猫腰跨到吴春跟前，探过头去，瞪着眼睛，“我巴结香骚婆儿？”

“先说你到台家大院去了没有？”吴春幸灾乐祸地叫道。“当着老团首的面，把你露脸的事儿念叨念叨。”

“对了，我是去过，”王二糊糊把手拍打着胸脯，似乎是非常得意地说，“你们猜我干什么去了？”他的目光在人们的脸上缓缓移动着。“老团首说过，台显庭是国民党军的参谋长，如今国共合作，我们同台家大院要注意统一战线。我提着一篮子樱桃，是做统一战线工作去了！”他因为给自己找到了充分的理由而愈加得意了。

“往下说呀？”吴春紧抓住不放。

王二糊糊不知自己上了吴春的圈套，迷迷糊糊地忘了应该隐瞒下他那不光彩的事迹，竟然有声有色地描述起他如何去到台家大院，又如何被叫进屋里。“这个臭娘们腿一抬，下了炕，几个麻雀步子，周身就活了，腰就和铜丝扭的一般，活像个花蝴蝶儿。到了我跟前，那股香味儿呀，直扑鼻子。”王二糊糊尽可能地在自己的脸上描绘香骚婆的姿色，做着手势，眯缝着眼睛，扭歪了嘴，好像在尝着什么滋味。“我只看她右手一抬，用雪白粉嫩的两个手指头，在我的篮子里捡了一个大樱桃，朝嘴里一丢，忽地嘴一抿，吐出核子。她脸一苦，眉毛一皱，鼻子一抽，嘴巴一撇，望着坐在太师椅上的高海臣，‘不好吃，稀酸的。’她说了一句稀酸的，海大爷眉毛顿时竖起来，眼睛凸出来，腿子旋起来。我看不好，二阎王旋蹄子啦。”他说着，在人们的哄堂大笑声里，自己也笑了。“恐其要踢人，可是我并不防他；他蹿上来给了我一腿，还骂骂咧咧：‘酸樱桃，把候奶奶牙倒了。给我滚吧！’哎呀，要不着我躲得快，不知踢翻几个跟斗哪！”说到这里，突然停下来，灰心丧气地往地下吐口唾沫，把瞪着不动的眼睛瞧着众人，颠着头儿，“我还去台家大院？”

“你看是不是？”老张德元嘲笑说，“刚才死乞白赖讨差事，现在给了你差事，还没上阵先草鸡啦！”老头子轻蔑地把脸往一边儿扭去。

“我草鸡啦？”王二糊糊嚷了起来，“我草鸡啦？要不是统一战线，我饶得了二阎王才怪！”

“听着！”老古大鹏打断他的话说。“统一战线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，他台家大院想仗势欺人可不行！这回是公事，看他高海臣敢动你一根汗毛！”老头子用手势补足他的话，那副略带怒气

的庄严的表情，能叫一切屈服于他的权威之下。他重新上下打量着身穿长袍的王二糊糊，“账目上的事，你明白吗？”他问。

“账目上的事？”王二糊糊好像才醒过来似的，“不就是按地亩摊派吗？——明白！”“明白”二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显得有些底气不足。

“怎么样？”吴春手拿账本送到王二糊糊面前，眼睛里含着笑意，“有妇救会打头阵，你还不敢去吗？”

“拿过来吧！”王二糊糊把账本抢过去，“既做泥鳅，就不怕污了眼！”跟着早已等得不耐烦的春风姑娘，一阵风地去了。在大门口，差点同跑进来的珊瑚闺女撞个满怀。

珊瑚还在院子里，已经听见外间屋喧嚣的人声中有牛贵粗大的嗓门儿：“我说雄德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。我们民兵练操的时候，二阎王高海臣站在场边儿上说的话你不是没听见。”

“二阎王说什么来着？”

“我以为你们肩膀头子上扛的都是火炮钢枪哪！闹了归齐，多一半是这木头棍子呀？就凭这能打走日本鬼子吗？”牛贵学着二阎王高海臣的腔调，“要是在唐司令手下，长枪短枪由你们挑，正经八本儿的中央军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高官得做，骏马得骑！”牛贵又换了自己的腔调，“你们听听，这不是当着龙虎村男女老少何殄我们民兵无能吗？不行，这种窝囊气我受不了！”

“一戳四直溜的五尺汉子，扛着个木头棍子，”高堂亮拖得长长的声调。“臊得我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才好！”

“钻地缝儿不如钻黄花港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夺枪去呀？”

“滚你妈的蛋！钻你媳妇被窝去吧！”

在越来越大的喧嚷声和哄笑声里，牛贵半是轻蔑半是忿怒的声音叫道：

“高海臣他算什么东西，仗着台显庭当了国民党军参谋长，看他臭美的样儿。那天我在村头上站岗，他摇摇地走过来，风言冷语说：‘我说牛贵，你这棵老套皮打得响吗？子弹出去，别砸了你自己的脚脖子，还不如你们那些木头棍子好使吧？’把我气的，要不是国共两党合作，老团首有话：‘别和他们撕破脸儿。’还不揍扁了他，揭了他的皮？”

牛贵蹲在古佩雄身边的板凳上，像打鼓那样挥动着两臂，正说得热闹，突然停下来，两眼直呆呆地望着门口，脸上的怒气像被风吹的一般消失了。他见珊瑚一手把着门框，探进头来，向自己这边招手儿。小伙子直似黑夜里看见一轮红日出现在眼前，咚地一声跳到地上，出膛的炮弹一般，穿过人群，悄声问那闺女：“找我有事吗？是不是你后妈娘答应我们的亲事了？”

珊瑚羞怯地笑着，在他胸前推了一把，向古佩雄招手儿说：“古队长，你出来一下！”

“你们合计合计，是得弄几棵枪了，”古佩雄站起身来向温小玉和刚从地里叫回来的副队长萧云龙说。“小伯温想个高招儿！”一面朝门口走去，一面审视着珊瑚脸上的神色，猜测着什么事。他知道，这闺女因为拒绝了刘栓儿的亲事，香骚婆心里恼恨，变了卦，又把她留在大院了。古佩雄和老团首觉得，在台家大院有个耳目也好。

这闺女抓住古佩雄的手臂，把他拉到院里的墙根儿底下，圪揪起眉头说：

“高海臣同黄花港的王拐子勾搭上啦！”她的声音里含着恐怖，“你们可得提防着点儿。”

古佩雄听到“王拐子”这名字，就像给人触到了伤口似的，浑身一震，粗宽的眉毛聚成两道黑带。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把眼向四下里瞧了瞧。

“那些藏头露尾的事，也瞒不了人，”珊瑚回答说，“昨儿晚上，高海臣从外庄回来，我见他心神不安的样子，就知他揣着心事。我在堂屋点茶炊子烧水的时候，留心听他在屋里丧声歪气地嚷着：‘他妈的真倒霉，大天白日鬼打墙，走到大辛庄子街里，撞见黄花港下街催粮的王拐子了。他说谁交粮，身家性命受皇军保护，不交粮的以私通八路问罪！我说我早就不管龙虎村的村政了，你们有本事找古大鹏去吧。’”这闺女低声地学着高海臣的腔调说。“可是往下，他和候奶奶两个人嘀嘀咕咕，我就听不清了。只恍惚地听候奶奶说了一句：各人自扫门前雪。”

古佩雄听到这里，把脸一沉，眯着眼睛呆了老半天，牙上吸着气，慢悠悠抬起头来说：

“台显庭好赖算个抗日军，我估摸着高海臣不敢私通黄花港。”

“可是他们夜里鼓捣粮食来着！”珊瑚拍打着衣襟低声说，“香骚婆往常言语假撇清，今天早起忽然念起牙痒腔儿来了：‘自古道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今早脱下鞋和袜，未审明朝穿不穿，谁人保得常没事？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吧！’”珊瑚把眼直瞪着古佩雄：“你估摸是不是话里有话？交八路军公粮的时候，你没看她心疼的样子，喊进喊出的叫着：‘没嚼用了，没嚼用了！’怎么昨天海大爷碰见王拐子，夜里就偷摸着鼓捣起粮食来了？我掂掇她们的心性行为，八成高海臣同王拐子勾搭连环，要给黄花港送粮。我装不知道，说是到家里瞧瞧，香骚婆倒是没拦我。我是跑来告诉你这件事，你可嘴紧点儿，先别宣扬，

惹得风一股雨一股的，抓住把柄再说！”

“你快回去吧，时间长了，他们会疑心的。”古佩雄带着对这闺女感激的笑容说，“留心大院的动静，有事儿马上来报告。”说到这里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“你同牛贵的事情，到底怎么样了？”他带着关切的严肃的表情问道。

“这不是吗？我把刘栓儿打退以后，香骚婆同我后母娘串通一气，又把我留在大院儿了。”姑娘回答说，沉思地凝视着古佩雄。“我耳朵里总觉着有个声音在对我说，我同牛贵成不了。我那后母娘坏透了，她说我鬼迷心窍，想嫁牛贵穷小子是妄想。近来她对我监视更严了，我要拧着她，她就拿我爸爸出气。说实在的，为了我爸爸，我就这么做个家棍儿老吧？”

说到最后的几句话时，她的脸蒙上一层忧郁的表情。

“要是没有你爸爸夹在这里头，事情倒是很容易解决的。”古佩雄鼓起胸脯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